

# “傻狍子”三多

张丽莹 著

解放全中國



# “傻狍子”三多

张丽莹 著

华龄出版社

责任编辑：吴 婧

装帧设计：刘苗苗

责任印制：李浩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傻狍子”三多/张丽莹著.—北京：华龄出版社，  
2010.2

(伏枥笔耕丛书/刘正刚主编)

ISBN 978 - 7 - 80178 - 647 - 0

I. 傻… II. 张… III. 自传体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14095 号

书 名：“傻狍子”三多

作 者：张丽莹 著

出版发行：华龄出版社

印 刷：三河科达彩色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2010 年 2 月第 1 版 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80×1230 1/32 印 张：7.5

字 数：12 千字

定 价：100 元（全五册）

---

地 址：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 邮 编：100009  
电 话：84044445（发行部） 传 真：84039173

## 写在前面 (自序)

这部自传体小说讲述的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黑龙江省一个闯关东的农民的女儿——三多的故事。我想借此书出版发行的机会和少年朋友们说几句心里话。

我想说的是：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既有生的权利也有应尽的义务。如果我们只要求权利，不想尽任何义务，其结局不是自我毁灭就是被社会抛弃。

一个小学生，就因为家长不让玩游戏机这么点小事儿，他就跳楼自杀了。一个花季少女，只因父亲说了自己几句，也跳楼寻短见。还有个大学生，可能受了同学的羞辱，一怒之下杀了四个人，自己也赔上了一条命！

我就不明白了：当他们决定弃世的时候，为什么不想想母亲怀胎十月一朝分娩有多么痛苦，那可是用大命换小命啊！为什么不想想自己长这么大，父母付出了多少心血、汗水乃至眼泪？自己轻生，父母受得了突然失去儿女的沉重打击吗？小孩子可能不懂得什么是做儿女的义务，那二八少女和已成年的大学生呢，难道也没有一点点为人子女的责任感吗？可叹啊！

少年朋友们，当你今后遇到什么挫折或是受了什么委

屈想不开的时候，我希望你能想想三多。

当然，时代不同了。不能要求新世纪的宝贝儿们再去体验三多的那种苦难生活，那是很不现实的。

但是，我们要记住法国大作家巴尔扎克的“苦难是人生的学校”这句至理名言。

少年朋友们谁也不想进这所“学校”。那就站在它的外围，亲眼目睹一下这所学校里的人们怎么经受了重重困难，又奋力挣扎拼搏，才渐渐地获得了自由。

苦难，对三多来说是不幸的，但这些苦难又促进她早早立志。为了寻求出路，她越来越有耐受力，越来越坚强勇敢，也渐渐地由傻变得聪明能干了。她，通过个人奋斗终于达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

这，对某些暂时患心理疾病的少年朋友，或许有点借鉴作用？

本书脱稿后，本想请一位自己的大学老师写个“序”，又恐耄耋之年的老师太辛苦有碍健康，所以自己动笔写了这个“开场白”，聊表本人写作的初衷罢。

作者

2009年7月

# 目 录

一个不受欢迎的人 .....	2
三多“妨”死了亲爹?	6
匪患连连 .....	6
爹遭土匪绑架致死 .....	11
随娘改嫁又遭遗弃 .....	18
改适姚姓、小改夭亡 .....	18
娘怀孕、继父失踪 .....	20
再迈门坎、喜见娇儿 .....	24
寡妇进门添儿子——吉祥 .....	24
新继父 .....	26
三多怎么成了“傻狍子”?	28
三块“小孩酥”糖 .....	28
五条小“麦穗”鱼 .....	30
“坐席”不狠吃——傻 .....	32
在西山坡 .....	35
形形色色的新邻居 .....	35
下河上山自寻欢乐 .....	43
搬进贼窝 .....	47

“小跑”看电影	49
“铁匠房子”后的酸甜苦辣	53
“铁匠房子”后的新居	53
享受柿子和音乐	55
挨打都是因为傻	56
友谊诚可贵	62
结识俄国老太和女孩静文	62
近朱者赤	67
“胡作”一把，险些丧命	71
遭遇日本小学生抢劫	77
住进“局宅”以后	79
新家真好	79
新居来了日本客人	80
三多依旧犯傻	82
澡堂里的“东洋景”	86
童养媳巧玲之死	88
为“沙丁鱼罐头”打架	92
紧急电报引发的……	95
继父突发急症	95
到汽水公司打工	96
茅房风波	101
三多也能上学了	105
“小叫花子”参加体育比赛	114
假小子初露锋芒	122

教训无故打人者	122
镇住“小日本”	124
<b>黎明前集体“朝拜日本神社”</b>	126
被迫贩运猪肉	133
“头名状元”升入高小	140
奴化教育突出	141
“勤劳奉仕”种种	145
良师益友吴文英	149
<b>十二岁女孩的肩膀</b>	152
两条“潜规则”	152
放猪、担水是“小菜”	153
推不完的“磨”	154
寒冬腊月不得休闲	156
专门挨冻的苦差使	158
挨了警察两鞭子	161
<b>娘打儿，恨铁不成钢</b>	166
<b>难得的文化享受</b>	172
<b>路遇求婚者</b>	178
<b>苦尽甘来</b>	183
“洋柿子”和西瓜	183
家酿山葡萄酒	184
过了个“肥年”	185
<b>“光复”之后的喜与忧</b>	191
<b>欢庆胜利</b>	191

三多险遭“强暴”	193
乔装改扮支应门面	197
观望火车站	199
两种货币作废损失惨重	201
高小复课，大唱革命歌曲	202
<b>家里来了个“不速之客”</b>	<b>206</b>
<b>免费升入中学</b>	<b>211</b>
参加“土改”斗争大会	216
秧歌队上街宣传	217
排练文艺节目下乡演出	218
<b>她，圆了教师梦</b>	<b>221</b>

有人说“人从一生下来就是不平等的”。其实，人从一坐娘胎就已经不平等了：父母可以选择儿女；儿女却无法选择父母。他们一来到这个世界，只能接受父母给予的命运。

## 一个不受欢迎的人

三多出生在黑龙江的一个偏远山村，爹娘都是闯关东的山东农民。他们继承祖业，脸朝黄土背朝天，只要能平平安安地土里刨食就心满意足了。他们没有听到“九一八”事变的枪炮声，也没见过日本鬼子啥样，就那么不知不觉、糊里糊涂地当了亡国奴。转年，小山村却屡遭土匪洗劫，家家备尝了兵荒马乱之苦。人们都说“宁为盛世狗、不作乱世人”。三多乱世出生，可谓生不逢时。

那个时代的山东农民普遍重男轻女：一家有“七狼八虎”不嫌多；女孩嘛一两个还能接受，三个准嫌多。也别怪他们急功近利，儿子能顶立门户、养老送终，女孩们都是“赔钱货”。

如果“上帝”让他们全生男不生女，家家儿子全打光棍儿，千金难求一女，就该乾坤倒转，家家都盼望生女孩了！

三多的爹娘头胎得子，可惜没成活；以后却连生六个女孩。除去夭折的还剩三个：长女取名“勤”，指望她成为娘的得力助手；次女取名“改”，当然是盼望她下面来个儿子了。娘怀着三多的时候感觉和头胎相似，身子比那



一个不受欢迎的人

时候还笨重。猜想这回准是个儿子。谁知，求儿没得儿，又来了个“附产品”：呱呱坠地哭声响亮的竟然又是个丫头。娘的心里别提多堵了，给这个三丫头取名“多”，即“多余”也。

这个三多实在讨厌：爹娘盼儿盼蓝了眼睛，她却来凑热闹添堵。她是既“生不逢时”又“错投娘胎”，命运还能好得了？

三多不受欢迎的第二个原因：属相不好。1931是羊年，三多属羊。人们都说“十羊九不全”。“公羊”还好点儿；“母羊”最烦人。

最令娘忌讳的是三多的生辰八字“犯克”。不知是什么人吃饱了胡噏，说什么“初一的姑娘十五的儿——独”，无知的人们还真信。娘就经常念叨这个“初一”“十五”，很是嫌弃三多。可这孩子毕竟是自己身上掉下的一块肉，既不能掐死也不能扔掉，只好当个小猫小狗拉扯着。

那个时代农村的猫和狗都不是“宠物”，主人既不喂养也不理睬。猫专逮老鼠吃，狗则专门屋里院里“打扫”孩子的屎。它们要活着就靠自己到处“觅食”。

爹到黑龙江开荒种地之前已经在大连闯荡了几年，思想还比较开通。他从外边回来，见三多哭得眼泪鼻涕满脸横流，身上骚气哄哄、臭了吧唧，就把她抱在怀里，用一块“褯子”（尿布）给她擦拭，还笑着对她说：“哎呀小多儿，你可真‘埋汰’（脏）呀。就叫你‘三埋汰’吧。”

从此，爹就管三多叫“三埋汰”了。

倘若三多能一直听爹叫自己“三埋汰”，那该多么幸福啊！

满月那天，邻居高婶过来了。她俯身端详着三多：这闺女长得还挺俊。长眉大眼长睫毛、通鼻梁；头发又黑又密……

“哼！”娘才不管什么俊呀丑的，她发开了牢骚：属羊的，十羊九不全；还是十月里的羊，没草了。穷命，得不着她的济……人家都说“初一的姑娘十五的儿——独”，这是个“妨”人的！

“俺连个妨人的也不趁。你这么不喜欢她，就送给俺吧？”

“你真想要她？”娘喜出望外：“你不怕……”

“怕啥？俺过门三年了还没开过怀。要了她，兴许给引来个弟弟妹妹呢；再说了她不是俺家的骨血，也妨不着俺。”

“行！”娘如释重负：“等她过了生日断了奶，你就抱过去。”

高婶乐呵呵地一拍巴掌：“谢谢嫂子！”她慢慢地拉着三多的小褥子靠近炕边，小心翼翼地抱起三多，轻轻地亲了亲她的小脸蛋儿……

从此，三多成了高婶的“准女儿”，享受着“准母亲”的亲吻和怜爱。

小多儿出生三个月正好是春节。

“九一八”事变五个月了，小山村及其周边乃至县城依然平静如故。一点动乱的消息都没听到。人们还是照旧



一个不受欢迎的人

过他们的太平日子。

自从进入腊月，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到附近的集市去置办年货。妇女们更加忙碌。她们白天忙吃的：推碾子拉磨蒸黏豆包、做豆腐……晚上在小油灯下给孩子们缝新衣服、做鞋子。虽说累巴巴的，可是她们都兴致勃勃。小村里十几户人家，串起门来比那深宅大户人家还方便。东家屋里妇女们咷咷咯咯大声说笑，西家屋里的还真能插嘴掺乎得上。尽管春节还没有来到，可是节日的气氛却越来越浓了。

大年三十这天，孩子们最快乐了。他们穿上了新衣新鞋，在雪地上蹦蹦跳跳，互相追逐着嬉笑打闹……到了晚上孩子们聚在一起燃放鞭炮。廉价的小鞭小炮响动不大，可是孩子们仍然兴高采烈，欢声笑语笼罩了整个山村。

三多家里红烛高照。炕桌上有酒有肉有菜还有新蒸的白面馒头。爹坐上首，勤和改一边一个挨着他。她们都穿着花布做的棉袄罩衫，头上还戴了一朵鲜艳的绒绢花。娘坐在炕沿上。一家人正高高兴兴地吃年夜饭。爹喝了一口酒，故意作出怕辣的怪样，逗得勤和改嘿嘿直乐。他又瞧了一眼正在酣睡的三多：她似乎正在做梦，两扇又长又浓密的睫毛动了两下，嘴角向上一挑，乐了。爹也乐了。他说：

“俺多儿就是乖，不饿急了不哭。赶明年再过年，她就该上桌子抓吃的了……”

谁也没想到，这竟是全家人过的最后一个团圆年。

## 三多“妨”死了亲爹？

匪患连连

到了这一年的五月，“九一八”事变八个月了，人们还是不知道外界发生了什么事。经过一番忙碌，种在田里的高粱、玉米、大豆……禾苗长势喜人，一片绿油油的。人们都说今年又是一个好年景。

谁也没有想到，地刚铲完人们正在家里休息的时候，一股武装土匪来到村子里。顿时鸡鸣狗叫孩子哭、全村大乱。匪徒们持枪到各家翻箱倒柜，抢钱、抢衣服和干净的被褥，连妇女们手上的戒指和耳朵上的耳环都给掳了去……

匪徒们在村里选了一口大肥猪，强迫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给杀了、收拾干净，又派几个匪兵分头去监督煮肉……他们才化整为零，分散到各煮肉的人家去吃喝起来。

一开吃，他们就兴高采烈地大声说笑起来；嚷嚷得全村都听得见：

“这新杀（sā）的猪肉（yòu）就是好吃（cǐ）！”

“香死我啦！”



三多「妨」死了亲爹？

“这个小屯真他妈的穷，连一滴酒都不趁……”

“赶到下一站若有烧锅，非把你按酒缸里不可，叫你喝个痛快！”

“哈哈哈……”怪笑声中还夹着怪叫。

土匪们吃饱撑足，临走又到各家去牵马赶牛。顿时全村又乱了起来：各家男女老少都拦在自家牲口前边，打躬作揖甚至跪下哀告：

“老总啊，俺们种地可离不开这个牲口呀。行行好，给俺留下吧……”

“求求老总，可怜可怜俺们吧……”

突然，“啪啪”两声枪响，全村顿时一片安静。只听一个土匪大声怒吼：“滚开！谁他妈巴子敢拦着，老子毙了他！”稍顷，在一片马嘶牛哞狗叫鸡咯哒，还有孩子哭大人哀叫声中，土匪们吆喝着牲口出了村子。

乡亲们这才敢互相串门，诉说自家的损失。人们都咬牙切齿地诅咒土匪们“不得好死”……。

一年到头就知道“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庄稼汉们，始终不了解外界形势，还以为这次遭了匪患纯属偶然，以后还可以卖粮攒钱再买头牛。还有的人提出两三家合伙买牛、轮流喂养使用……。

没想到，刚安定了个把月，村里又来了一拨武装土匪。他们持枪到各家翻了半天，没什么可抢的，就找口袋灌粮食，牛马都没了就抢驴抓鸡。他们用小细绳把鸡脚栓成一串儿，搭在马鞍上。那些鸡扑楞着翅膀一边挣扎一边

“咯咯”乱叫，村里的狗也乱“汪汪”，小孩们吓得哇哇大哭。村里又乱成一团。

有个土匪头儿叫三多家杀猪。爹为难地说：“老爷，这猪还小没多少肉……”“啪啪”土匪头儿打了爹两记耳光，拔出手枪冲着爹一指：“你他妈巴子的不杀猪，就崩了你！”

“他爹，”娘赶紧一推爹：“还不快去找俩人来帮忙杀猪！”又冲土匪头儿陪小心：“老爷别生气，俺这就点火烧水伺候着了……”

“这还差不多。”土匪头儿消了气儿，把枪插回腰间。

爹找来本村俩会杀猪的乡亲帮忙。他们到猪圈里逮住那只被土匪头儿“号”下的小肥猪。那猪好像预感到了什么不幸，从被抓的那一刻起，就玩命地大叫。

三多正在炕上爬来爬去追着小改玩耍，突然被猪的惨叫声吓哭了。勤赶紧过来伸出双手捂住她的耳朵，小改也用自己的手捂住耳朵。

匪徒们吃喝嚷叫，猜拳行令，折腾够了才撤。临走还抢了三多一条小被子垫马鞍。

这时，村里已经开始有人外逃。

这天夜里，三多的爹娘躺在炕上合计了很久。他们决定到“沟里”老秦家躲躲。

第二天天刚亮他们就把勤和改叫起来，一家人匆匆忙忙吃完早饭，开始准备出发。

爹把米面和必要的碗碟等放入一个大筐里，又把被褥